

T&I

未名苏苏



# 纪城陌风

你把爱放在了我心里  
你把黑暗也放在了我心里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  
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

# 纪城陌风

未名苏苏

● 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纪城陌风/未名苏苏著. —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  
2017. 7

ISBN 978 - 7 - 5535 - 0760 - 6

I. ①纪… II. ①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3104 号

责任编辑 何智明  
特约编辑 王 菁  
封面摄影 赵丽娟  
封面设计 白砚川  
责任监制 刘 学  
插页书法 顾 恺

书 名 纪城陌风  
作 者 未名苏苏  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上海文化出版社  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 
邮政编码 200020  
网 址 [www.cshwh.com](http://www.cshwh.com)  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×1000 1/16  
印 张 19.25  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一版 201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 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5535 - 0760 - 6/I · 243  
定 价 38.00 元

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 
电 话 021 - 62038726

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

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己也将变成恶龙。

——尼 采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|
|----|-----|
| 心  | 1   |
| 色  | 2   |
| 受  | 27  |
| 想  | 85  |
| 行  | 133 |
| 识  | 195 |
| 空  | 243 |
| 尽  | 294 |
| 番外 | 297 |

## 心

那一年，在伊甸岛，我和他，手牵着手，走在白沙滩上。

一个土著女孩在唱诗：

这个夜晚我要跟着他远航。

他白色的船上有一张心形的床。

我在床上看见了枪、玫瑰和月光。

他说大海会将这一切埋葬。

你会死在我的手上。

我闭上了眼睛，听海风吹过我的耳旁。

我怔怔，驻足，聆听。

女孩看住我的眼睛，笑着告诉我，这首诗的名字叫做《远航》。

她乌黑的大眼睛里鬼影幢幢。她诡谲的笑，如一朵艳丽的花。

我无端觉得害怕，有一阵不好的预感。

他拉起我的手，跑。在她的帽子里留下了二十个比索。

跑远了，身后还回响着，女孩绮丽的歌声：

我在床上看见了枪、玫瑰和月光。

他说大海会将这一切埋葬。

你会死在我的手上。

我闭上了眼睛，听海风吹过我的耳旁。

## 色

### 1.

凌晨一点，房间熄了灯。

乔安在黑暗中对我说，她爱上了一个人。

我说：“哦，真的？谁？”我们这些看荷里活电影长大的人说起英语比荷里活更荷里活。美式英语有其独特的卡通式热情与夸张，仿佛我真对她爱上的人多么感兴趣。“那位法拉利先生吗？”我被自己听上去的热情带动起来，又追问一句。

芳龄二十一岁的乔安·李大小姐有众多追求者，每逢大节小节统统有花收，连万圣节都不留空。她的桌上一一年四季摆满鲜花礼物，有时满到没地方摆，她就慷慨地摆到我的桌上。那天下午我随手拿起一束花来看看——白百合配红玫瑰，由金色的砂纸包裹着，还配一对情侣装迷你泰迪熊。泰迪熊夫妇手捧一张香喷喷的小卡片，卡片上手书几行酸溜溜的英文诗，古典的花体字。

“这个是花了心思的。”我说。乔安瞟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哦，他呀，一个开法拉利的老男人。”乔安口中的老男人三十七八，身家过亿，有一颗油亮的脑袋和一个浑圆的肚腩，其最大的爱好是把自己塞进那种柠檬黄法拉利跑车去约会姑娘。我说：“法拉利不错呀。”乔安耸耸肩。

黑暗中，乔安静着。我知道她还没睡着。这么静可不像她。我猜她是真的爱上那个人了。

“是法拉利先生吗？还是那个篮球明星？”我追问。

“篮球明星”是校篮球队的中锋，高大英俊，迷死了全校的女生。但据乔安说，“篮球明星”只迷她一个。只可惜，她看都懒得看他一眼。“高大英俊有什么用？草包一个。”乔安又是耸耸肩。

此刻，乔安沉浸在一派甜蜜的安静中，仿佛很想说又轻易不敢说出那个人的名字。女人就是这样，不爱的时候，所有男性都被她踩成脚下的烂泥；可一旦爱上谁，那个人就变成她的神，连他的名字都要小心翼翼才能说出口。乔安凝神屏息良久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地告诉我：“他，是一个医生。”

不得了，餐饮大亨的女儿爱上了有才华有良知的穷医生，典型的韩剧剧情嘛。“什么医生？牙医？”我打趣她。我知道公主殿下此刻坠入爱河，轻易不和人计较。她果然没生气，温柔而认真地回答我：“一个神经内科医生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跳停了一拍，嘴上却装作随意地问道：“呵，还有这个科？做什么的？”

“神经内科，是内科学的分支，诊治各种脑血管疾病、脑部炎症、神经系统疾病等等。相对的，还有神经外科，外科与内科的区别就是做不做手术。外科是做手术的，内科是不做手术的。”

乔安在向我普及医学知识的时候仿佛变回一个八岁的小女孩。那种认真、那种神圣、那种崇拜感……

我相信她真的爱上了那个神经内科医生。

“他……哪个医院的啊？”我问。

“其实，他还是个学生，或说研究员。”乔安羞答答的，“他们学校在香港这边有个实验室，正在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高难度课题，好像是关于梦游症什么的。他是被派过来搞研究的。”

黑暗中，我沉默了。我的室友，心高气傲的李乔安大小姐，爱上了一个人。而那个人竟是他。会是他吗？怎么可能这么巧？

“哈喽，你在听我讲话吗？”乔安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在我走神的功夫，她向我讲述了他们是怎么认识的。零星进入我意识的词有：周末、浅水湾、游艇会……穷医生也去游艇会吗？

我说：“我在听呢，我相信他是个完美的男朋友。”

乔安满足地笑了。她无声的笑从她粉红色的床铺上升腾起来，弥漫到整个房间。空气中隐隐飘着百合香。原来这就是爱情的味道。

我闭上了眼睛。是他又如何呢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我在担心自己陷入一桩叫做“三角恋”的荒唐事情？不。我有我的事情要做。这种韩剧剧情排不进我的时间表。

## 2.

清晨六点，闹钟准时响了。

我睡眠一向极浅，闹铃刚响了一声我就醒了，连忙把它按息。

闹铃只能响一声，响到第二声，李大小姐一准抗议。她的抗议总像撒娇，甜甜腻腻，迷迷糊糊，半梦半醒，“哦，好吵，快点关掉啦。”或者“天都没亮，你为何总起那么早？”每每这时，我就回复她一连串的“Sorry”。

我在卫生间轻手轻脚地洗漱。盥洗台的镜子前是李乔安的护肤品大军，约有几十瓶，环肥燕瘦地立在那里，对我那两支孤零零的牙膏和洗面乳形成了睥睨之势。我一边刷牙一边想，女王乔安要和那个人恋爱了吗？我和那个人会再次见面吗？三角关系？不不不。

想事情想得人有些飘，出门晚了三分钟，没赶上平时那班地铁。我要迟到了，出了北角站一路疾走，一边走一边做心理准备，准备领受老福建一顿臭骂。老福建姓罗，蛇羹店的经理，四十几岁的一个胖子，我第一天上班他就敢伸爪子往我身上招呼。我低着头躲开了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过了几天，和我一起来的东北小姑娘哭着跟老板告状，说罗经理“性骚扰”。老板哪理这些，最后还不是小姑娘辞了职。

我急匆匆赶到“蛇王轩”，一进门，只见厨房一片大乱，每个人都在尖叫，吆喝，走路都踉着脚。

“大只基打翻了篮子啦，蛇都跑出来了啦。”一名女工友告诉我。

老福建暂时忽略了我迟到这回事，叫我帮忙一起捉蛇。

百来呎的厨房爬了大大小小几十条的蛇。这些蛇不甘沦为蛇羹，正遍地奋力游动。姑娘们早吓得魂都没了，除了跳脚就是尖叫。我还算镇定，留意着脚下慢慢往外撤退。要避开这些冰冷滑溜的怪物真是步步惊心。天晓得，竟有人爱吃它们，它们不吃我就上上大吉。

“喂，全部唔准走！返来！”老福建半闽南语半粤语地吼我们，“Come back, you, and you!”米字旗下当过差的老福建英文也有半桶水。但此刻不管老福建吼什么，姑娘们都一概听不懂，只顾各逃各的命，留下老福建一人站在厨房中央瞎指挥。老福建指挥得太忘情，没留神让一条蛇缠上了他的小腿。

潮州厨子大只基，本名刘伟基，是个眉精眼企的壮小伙子，此时见有立功机会，

英勇地去攥墙上的灭火器。老福建一看到灭火器对准了他，急得英语粤语都不见了，只剩娘胎里带出来的闽南话。他冲着我吼，吼什么我全不懂。老福建吼得气急败坏，几名工友在一旁翻译得满头大汗。终于，我明白了，老福建要我拿扫帚柄把那条蛇从他腿上挑下来。扫帚就在我身边，于是这光荣的使命便落到了我头上。

我顾不得去想那天，那双肥厚多毛的手如何不动声色地摸上我的胸口；也顾不得去想那双又馋又无耻的眼睛如何狠狠地盯我：料你不敢多嘴；更顾不得去想每次迟到，那张唾沫横飞的嘴如何叫嚣要扣掉我半天工资。老福建的确混蛋，的确人渣，但罪不至死。此刻我手里举着扫帚，好似举着生杀大权。那条蛇要真给老福建来上一口，我倒成了帮凶。

我举着扫帚慢慢靠近老福建，心想，罪有应得啊，罪有应得。让你们吃蛇。吃呀，这会儿遭报应了吧。我举着扫帚柄去营救这匹老色狼，事后回想这幅画面才发现自己有多可笑。我以为自己心硬了，够冷酷了，在经历了那样巨大的创伤和毁灭后，我该刀枪不入了。可这会儿我还像个心慈手软的傻瓜，全神贯注地举着扫帚去救一个混蛋。

老福建身在危难中，却不忘自己是个领导，大呼小叫地指导我的技术动作。我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翻译，努力营救。在我用扫帚和老福建腿上的蛇搏斗到第三回合的时候，突然听见身后的姑娘们齐声尖叫。我还未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只觉左脚脚踝一麻。低头一看，脚踝上四个血洞触目惊心，旁边一条绿蛇嗖嗖地游动。倒不觉的有多疼，只是眼前一黑，人软软地瘫倒下去。

### 3.

乔安告诉我，昏迷的时候，我一直抓着她的手喊着“恩儿，恩儿”。她问我：“恩儿是谁？”我说不出口，对着她虚弱地笑了一下。

真像电影里的情节，是不是？以为自己死定了，睁开眼，却看到白茫茫的天花板，一袋透明的药水挂在支架上，手臂上插着针头，身上缠着胶管，床边的仪器发出“嘀，嘀”的悦耳声响。

我深深地呼吸一下。医院从未这样美好过，它把我带回了人间，没让那么多的“未完成”沦为永远的遗憾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乔安看着我。我还是虚弱又疲倦地一笑。

乔安见我能听会笑，放下一颗心，随即恢复了大小姐做派，抱怨着讲述了事情的经过——两名伙计把我送到了医院，却发现谁也没带钱（或是谁也不愿垫付一笔无法预计额度的医疗费），所以给我手机上的最近一个联系人打了电话。李乔安是刀子嘴、热心肠，什么忙都肯帮，什么忙都是牢牢骚骚地帮——“早就同你讲过啦，别去那种小餐馆打工啦。才赚几文钱？起早贪黑，来回十几站地铁。还被蛇咬。被咬了还没人理。这种班你还要上，你傻吗？”

我还是无言地笑笑。

乔安又说：“听着，不准再去做了。真缺钱，我帮你搵份工。”

不用听下去也知道李大小姐会帮我搵份什么工。

李爸爸在香港拥有十几家餐馆，随便把我安插在哪一间混个领班当当是没问题的。钱是比现在好赚，也不用每天挤地铁从九龙奔赴港岛。但，这不是我的计划。

我有一件事要做。这件事在过去的三年里日日夜夜盘旋在我的脑海。每一天、每一夜，我想着它，想得浑身颤抖，攥紧拳头，想得双目通红，泪流满面。这件事一日没有做成，我就一日没有安宁。与我要做的事相比，挤地铁、被老福建吃豆腐，甚至被蛇咬，都不值一提。

“你说，你究竟为啥非得在那小餐馆端一小时十块钱的盘子？”乔安此时像个恨铁不成钢的家姐，对着我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

看看，就是有这样的女孩子，从小顺风顺水，是豌豆上的公主，二十多岁了还老天真，仿佛没见过真正的人间，不懂一小时赚十块钱也是赚钱，十块钱可以买半份叉烧饭或两块萝卜糕。

但是，这些都不是重点。

重点是什么，我当然不能告诉她。

#### 4.

当然了，乔安也经常同我讲，女人嘛，现实点，搵工还不如搵个男朋友。这方面她可是做表率的。看，这不就来了。

一个男人轻敲了两下门，走进病房。

他穿着白衬衫、卡其裤、棕色系带皮鞋，步子沉稳、干练、自信，年轻英俊的一张脸，显出正直、温情，还有内敛的品性。

访客的到来让乔安瞬间变成十二岁的小姑娘。她脸上泛起红晕，说话也不自信了，“你来啦，嗯……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陌风，我室友。”又对我，“这位是……我的……朋友，许泽年。”

简单的三两句话，在乔安口中却有了一番郑重的意味，仿佛每个词都被她默默演练了多遍才最终小心翼翼地吐出口，于是那些话语都有了孩子气的单纯美感。我立刻知道乔安对这个男人有多认真。

男人和我在见到对方的刹那间都稍一愣。我们从对方眼中读到的是同一个意思：是你！

乔安察觉了，眼中浮现疑虑：你们……认识？

一瞬的静默。我和男人看着彼此。这短暂的目光接触交换了许多不可言说的意思。显然我们都不想做抢先回答的那一个，或许是怕自己的回答并不是对方心中的预期，怕一点点的不默契就会破坏掉两人之间原本有的一些东西。

一瞬之后，男人朝我微笑一点头，淡淡地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我也微笑，轻轻点一下头。认识你很高兴。

乔安单纯，不虞有他。那显而易见的疑点在她脑海中一晃而过，没有停留下来。她羞答答地向男人解释起事情的经过：“是这样的，我听说陌风被毒蛇咬了，马上就给你打了电话。”她说着又转向我，“不是我大惊小怪啦，据说被毒蛇咬到脚踝会造成肌肉神经萎缩。我想泽年是神经内科专家嘛，他来了总能帮上忙。”

乔安的解释带些扭扭捏捏的歉意。或许她自己也意识到神经内科不管被蛇咬这档子事。她只想找一切机会见到他。她叫他泽年，亲密的称呼。他们已经在约会了吗？

“到了医院才知不是毒蛇。医生说是没吃早餐引起低血糖，又受了惊吓，才突然休克。当然，没事最好。只是，麻烦泽年丢下工作赶过来，真不好意思。”乔安说着又娇羞地看了男人一眼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许泽年脸上是一个完美男友的笑容，温柔、善意、有担当，一如三个月前他和我在飞机上初次相见的时候。

## 5.

从洛杉矶飞往香港的航班，满满一客机人，近十五小时的旅程，考验人的体力与意志。

一上飞机我就注意到邻座的亚洲男人：二十五六岁，短发，眼眸深邃，鼻梁挺拔，脸刮得很干净，穿 Ralph Lauren 的黑色 T 恤和牛仔裤，很朴素，也很儒雅，非常英俊，有股安静踏实的气质。

我注意到他，一是因为他那种平稳笃定的气场吸引了我，二是因为他在看一份中文报纸。

航程过半，大部分乘客都睡得东倒西歪，我和他却仍在阅读。他的报纸看完了，换了本英文书。我偷扫一眼，密密麻麻的医学专业词汇，相当深奥。我手上是本英文小说，翻得很旧的《基督山伯爵》。

有些倦了，我合上书，揉揉眼睛。拉开一点舷窗，外面是漆黑的夜色和森冷的风。我有些茫然，一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要去往何方。过去和未来的一切融化成一团混沌。呆怔良久，我合上舷窗，轻叹一口气，重新打开面前的书。他就在这时和我说话了。

“喜欢复仇故事？”他看一眼我的书，又看看我，微笑着，说的是英语，声音很动人。

“啊……写得不错，就是……太长了，仿佛永远看不完。”我也微笑，“你呢？医学院优等生？不得不承认，要我读你手里这本书，八小时后没准还停留在第一页。”说完我被自己突发的健谈吓了一跳。

英语的热情度和幽默感不好把握，稍不留神就像说台词。或者只有承认，我对这位萍水相逢的准医生有了好感。他的确长得不错。我心里飞快地闪念。对于一个医生来说，是太好看了些。做医生不需要这么好看。

他笑起来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，“说实话，要不是为了谋生，我也看不下去这种书。”

“为了谋生？”我笑着反问，“是为了救苦救难吧？”

“哈，是。为了救死扶伤。”他突然换成了中文，还说了成语。

我一时讶异，愣在那里，不知怎么接口。

“我叫许泽年。”他朝我伸过手来，“目前在 UCLA 读博，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<sup>①</sup>，同时也在 Ronald Reagan Medical Center<sup>②</sup> 参与临床诊治与研究。”他的自我介绍很详尽，微笑和礼仪都很到位。

我握一握他的手，说：“我叫林陌风。”我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没有下文了。除了一个名字，我还能如何介绍自己？

“陌风？怎样的两个字？”他问。

“陌生的陌，一阵风的风。”

“陌生的一阵风？”他笑，“有趣的名字。”

“是吗？小时候总被嘲笑呢，读快了像是‘蜜蜂’。”

“哈，也是。”他又笑，“那是谁给你取的名字呢？”

“我父亲取的。”我说，“其实我本来的名字叫林恰风，恰似一阵风。一岁多的时候，有个算命的说那个恰字不好，带个竖心旁，将来我会是个多心之人。多心多疑，日子不太平。我父亲还真信了，就给我改名叫陌风。可我想，去了心，多了耳朵，还不是一样？”我笑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他也笑，点点头，“陌风，其实还蛮好听的。”顿了顿，又问，“那你父亲和母亲呢？在美国？还是在香港？”

听到这句，我心头一窒，骤然警觉，他问得太多了，而我也说得太多了。于是我微微一笑，简单答道：“在美国。”

“哦。”他察觉到我的防备和收敛，但紧接着又问了一句：“那你今次去香港……是旅行？还是读书？”

“读书。”我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做研究。”他说，“学院与香港那边有合作。”

“哦，这样。”我笑了笑，不再说话。

他也笑笑，看出我不想继续聊下去，便随着我沉默下来。

不知为何，我觉得身边这个男人在对我产生好奇。

我不露声色，闭上眼睛小憩。我在心里审视着自己，猜想在这位医学院高材生的眼里，我会是怎样一种存在。一个天真的少女？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到二十岁，满怀憧

---

① 大卫·格芬医学院

② 罗纳德·里根医疗中心

憬地出门求学？有多少人能看穿这层假象呢？我对自己笑了笑。我这天穿的是一件白棉 Tee，一条藏蓝色的粗布裤子，为了方便在飞机上睡觉，头发编成一条松松散散的麻花辫搭在肩前。看上去是十足的纯真无害吧？

直到很久以后，泽年告诉我，这天我伪装得很好，容色沉静，眼神遥远，有种漫不经心的温柔，的确像个天真少女。唯有眼中偶尔闪过的阴郁，透露出内心潜伏的深渊，那里面藏着秘密，见识过大恶的秘密。

在我们的聊天中断后，许泽年继续看他的医科教材。又过了大约二十分钟，他合上书，关了灯阅读灯休息。

我却忽然没了困意，便拿起他先前在看的那份中文报纸。

翻到某一页，黑体字新闻标题赫然呈现：

**钻石大王左廷标为残疾人福利慈善基金会捐赠七千万港币**

媒体总是很夸张，“钻石大王”，多么戏剧性的称谓。我看着报道中配的一张人物照片，中年男人穿着西装，身板挺直，神情倨傲，嘴唇有坚毅的弧度，眼角眉梢透着冷酷。或许吧，的确契合“大王”二字。七千万港币，真是慷慨，慈善家。我轻轻一笑。

“你认识他？”旁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回过神来，发现许泽年也正看着我手中的报纸。

“啊，不。怎么可能？”我匆匆微笑，“我第一次去香港。”

我将报纸随便折一折，放进椅背的插袋里。许泽年微微一笑，没说什么。我关掉阅读灯，放低靠背，闭眼休息，决定再不开口。

其实，许泽年只要稍微想想，就会发现我那句话的逻辑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

但，管他呢，一个医学院的乖学生，下了飞机就不会再见。

## 6.

没想到还是再见了。

当然，香港这么小，再见也不奇怪。

我当天就出院了。只是皮外伤，医院给开了三天的消炎药就算了事。餐馆老板给了些补偿——港币一千文，以及一星期的假。

我弹弹手中崭新的千元大钞，说请大家吃顿好的。乔安大呼 Yes，带我和许泽年去了一家高端日本料理。

乔安点了特大号的刺身拼盘。盘中，各类鱼生被摆成精致的花朵。我和许泽年都吃得很少。乔安则大快朵颐。她尤其爱食八爪鱼刺身。鲜活的八爪鱼被肢解，一根根触手在盘子里仍蠕动跳跃着，吸盘还在一张一合，乔安竟然可以把它们沾了酱油就放进嘴里咀嚼。

食下生肉，又饮下清酒，乔安面若桃花，谈兴十足，再次甜蜜而琐碎地讲述了她与泽年的相识：在游艇会的活动上，她发现父亲和许医生的教授竟是多年的朋友，真是缘分。乔安表情丰富，眉飞色舞。

可以想象，乔安这样的姑娘，千娇万宠的公主，和许医生跳上一支舞，又跳第二支。舞尽良宵，感情也就有了。

但有些事情却让我不安。

饭桌上，许泽年话很少，脸上的笑意不浓不淡。他不太主动说话，却在某些瞬间和我有些莫名的眼神往来。我觉得他有点深邃，不好驾驭。乔安则更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居心叵测。

吃完饭，乔安提议三人去酒吧再喝一杯。我连忙推辞，说要回去看书。这么多暗涌，再和他俩多待一刻我就要累死。许泽年马上顺我的话说，他也要早点回去做论文。乔安这才悻悻作罢。

回到校区，乔安挽着我的胳膊在路灯下走。她喜滋滋又羞答答地问我：“许医生帅不帅？”

我说：“没得挑，形象气质俱佳，又有学问。”

“只是……他对我不太热。”乔安有点泄气。

“你不是最讨厌那些死追你的男人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。可许泽年是我真心喜欢的人，要是他肯追我，也不用死追，只要稍做出些追我的样子，我肯定马上投降。可他却那么理智，那么冷淡，好像对感情后知后觉、可有可无的样子。”

“或许他的心思都在学业和工作上吧。”

乔安笑了，“也是，他是真的很求上进呢。香港的上流社会我也见多了，有钱有事业都不算稀奇，表里俱佳的男人才是真的少。我修古文时学过一句话，叫什么富贵不能淫。许泽年就是少有的富而不淫的男人，很干净，很高贵，就像……一股清泉流过荒漠……”

“好啦我知，他是个好男人，也一定是个好医生。”

乔安笑嘻嘻的，挽起我的胳膊，“你知道吗，我从小就觉得医生最帅了，穿白袍，治病救人，简直是天使。”

我微笑不语。二十一岁的李大小姐仍有少女心。

## 7.

许泽年每周到我们学校来一次，陪李乔安吃顿饭。

许泽年长得英俊，人又一脸亲善，乔安每次约他见面都会安排在“人多眼杂”之处，风风光光，嬉笑交谈数分钟才出发。

于是，许泽年很快就在我们学校出了名。乔安走在宿舍走廊都会被别系的女生起哄。

“Joanna 最近好靓好滋润哦，是许医生在精心灌溉吧？”几个女生笑得疯癫。乔安就羞答答地跟着一起笑。甜蜜的小女人。

乔安真真是个小女人，对感情很依赖。也不知是因为羞怯还是为了炫耀，她一天到晚拉我当她的 plus-one<sup>①</sup>，就连在饭堂碰到，也要拉住我一起吃，叫我做她和许医生的电灯泡。

饭后还总有活动。那天晚上有嘉年华，乔安非要许泽年陪她去游夜场，还问我要不要加入。我当然只能说：“不了，你们玩得开心。”

乔安却拉着我撒起娇来，“陌风，一起去嘛，陪下我啦。我们去抓公仔，反正有泽年在，他可以帮我们拿东西。”

我能说什么？女孩子就是克服不了这样的虚荣心，得了一个好男朋友非得在闺蜜跟前展示展示，弄成个“三人行”。那种“我们成双你落单”的感觉一定让人愉快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带来的朋友